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第四二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社址：延安解放日報社　零售每期二角　每月六元　半年卅二元　全年六十元

邊區職業學校

本校實習工廠包做一切木工，修理及定製撈紙簾子，修配各種機器零件。鑄製銅扣銅尺，及各式洋鎖，承織各種布匹及棉毛染色，如蒙惠顧，請與南門外邊職校教導處接洽。

七月十五日

尋人

宋振海（有心）中部縣人，現年廿一歲，自三八年離家後聽說你在延安機關工作，給家去幾封信到現在沒有消息，希你見報或有同志知其下落者請速來信轉告為荷

延安新市場和合店宋中心啟

晉西北士紳參觀團啟事

敬啟者敝團此次來延參觀承各級政府各機關團體備極歡迎與優待並殷殷指導一切全體同人感激無似復承黨政軍各位領袖推誠座談獲益尤多留延五十餘日現已事畢臨行特此登報以伸謝悃並致崇高敬禮

敵蠶食之後繼以鯨吞 冀中軍民英勇搏鬥

蘇中敵寇清鄉受挫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自五月一日起，敵以二萬五千餘兵力，對我冀中根據地，實行所謂「建設性」的鯨吞掃蕩。首先築壘（即普遍迅速建立據點、修路、築公路壘、挖溝），而後合圍，企圖在三週內完成殲滅與驅逐我主力，澈底確保冀中，我冀中軍民以英勇無比的姿態，對敵展開血戰，如七分區沒有一個部隊，在一天內聽不到槍聲，沒有一個民衆，在一天內聽不到炮響。以五月廿七日為例，全區大戰共有五處，包括二十多個村莊，參戰部隊十餘個（民兵不在內），血戰竟日，斃敵在五百以上。我軍傷亡百餘人，而慘絕人寰的北坦村慘案，就在這一天發生。在這反掃蕩中，我冀中部隊，對敵作戰的次數之多，是空前的。茲以某某團五月份不完整的戰鬥統計為例，即可想見全貌。該團（一）戰鬥五十二次（小戰鬥尚不在內）。（二）破路五次，燬炮一門及定縣東關石橋一座。（三）斃傷敵寇數百人，俘敵二人。（四）繳獲機關槍一挺，擲彈筒兩個，步槍十五支，手槍五支，子彈二五〇〇粒，馬十四，其他軍用品一部。（五）我傷一四一人，亡七十人。

【本報晉察冀十九日電】冀中訊：六月中旬，敵我在深澤北之白家莊地區與敵發生激烈戰鬥，除斃傷敵偽六百餘人外，並繳獲輕機槍二挺，步槍百餘支，戰場敵遺棄死屍與被毀槍械極夥。事後據報，指揮此次進犯之百十師團一三三旅團一六三聯隊長岩上松大佐，被我擊斃。

【本報蘇北某地十五日電】敵對蘇中四分區之清鄉運動，因我事先有充分準備，敵尋找我主力決戰之企圖，一再失敗，數次合圍均撲一空。在此敵處處失利之際，我軍即轉入積極攻勢，我外圍部隊亦奉令進行全部反攻。迄六月下旬，我軍連續攻克海門縣城、丁家所、三陽鎮、蘊城鎮、楊鎮、顧執鎮、殷鎮子（均南通海門一帶）等十餘處。在此次反清鄉戰鬥中斃傷敵旅長一名，斃敵中隊長小隊長十一名，俘敵十餘名，消滅偽軍二團之衆。繳獲電台一架，山炮一門，輕重機槍廿餘挺。此次敵清鄉除小有收獲外，損兵折將，幾全部失敗，現敵已有結束四分區清鄉，轉向三分區清鄉之企圖，我正佈置第二次反清鄉鬥爭中。

浙贛我軍分路進擊 連克溫州橫峰等城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浙贛戰場我軍連日積極向侵踞各地之敵分路進擊，予敵殺傷頗重，敵勢已疲。我軍日來徑形活躍，獲得勝利戰果。浙東自我攻克青田後，即續向溫州推進，與敵血戰於城郊，另一路於克復瑞安後，亦紛向溫州敵進攻，經數度激戰，敵不支逃竄，我遂克復溫州城。贛東我軍亦紛紛向敵進攻，連克橫峯、弋陽等城，殘敵分向上饒、貴溪方面潰竄，我正乘勝推進，擴大戰果中。

【中央社重慶十九日電】軍委會發表浙東前綫戰地十九日電：我各路進攻部隊，於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克復瑞安城，當日下午三時克復溫州城，敵傷亡極衆，鹵獲品正調查中。贛東前綫戰地十九日電：（一）我某有力部隊，於十八日拂曉向侵入橫峯之敵攻擊，午後攻抵城垣，續向城內敵圍攻，殺傷甚衆，敵不支，至晚即在城內四周放火，突圍向上饒方面逃竄，我當將該城完全克復，並分頭將火撲滅。（二）十八日拂曉，我某某等部，分路向弋陽進攻，一路於午後將弋陽東北高地之敵包圍，將其殲滅過半；一路於同時由南門衝入城內與敵搏戰，至十九日上午三時，敵向貴溪方面潰退，我遂將該城完全攻克。（三）我某部於十七日拂曉向竄據塢山、楊家山、鄧家山（均廣豐西南）之敵進擊，戰至十八日晨，敵增援一部，向我反撲，當曾一度竄至鉛山，當被我擊退，刻我敵仍在塢山、楊家山、鄧家山之綫對戰中。南陽十九日電，信陽周圍連日均有激烈戰鬥，我軍殺敵甚衆，戰況如下：（一）十三日晚，我向信陽近郊賢山進擊，至十四日晨，將敵工事及鐵絲網破壞多處。十五日我再向賢山猛擊，將該據點攻佔，遂以大炮向信陽城內轟擊，斃傷敵甚衆。敵乃增援，在其飛機掩護下，向我反撲，經我軍猛擊，敵未得逞，刻仍爭奪中。（三）我於十二日起，不斷向信陽以北長台關之敵襲擊，敵損傷甚重。十五日晨敵由信陽增援千餘人，附炮四門，戰車七輛，向我反撲，與我在三官廟、瓜子橋一帶激戰，戰鬥甚烈。至十六日午後五時，敵一股繞向明港進犯，現在我夾擊中。（三）十七日晨，我另一部向信陽西龍游河之敵攻擊，戰鬥時許，敵急由信陽增援，附戰車三輛，裝甲車五輛與我戰鬥中。

馬賽示威 反對納粹

【合衆社華盛頓十九日電】戰鬥法蘭西方面代表謂：此間收到情報，顯示法國國慶日馬賽反納粹示威的結果，四人死亡，六人受傷，據謂法蘭西未佔領區示威者，歡迎美國陸軍進入戰爭，並要求當地人民抵抗侵略。共又謂：近來示威運動，其組織性在法國失敗後尚爲創見。

英援華捐款

首四日達一萬八千鎊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電】克利浦斯夫人所發起之聯合援華募捐運動，首四日中收到之捐款，共達一萬八千鎊。

半月國際述評

（一）頓河大戰

自上月廿八日起，希特勒集中了五十個步兵師、十二個坦克師和三千架至四千架的飛機在南綫發動了新的攻勢。德軍首先在庫爾斯克至卡爾科夫的三百五十公里長的陣綫上，自庫爾斯克、別爾哥洛得以及沃爾金斯克分三路東向突進。德寇不顧每天一百五十輛坦克的重大損失，到處亂撞，並且將自遠遠的佔領區調來的後備部隊，投入戰鬥。本月六日，德軍的北翼到達了頓河西岸，其後並有少數部隊渡過頓河進犯莫斯科至羅斯多夫鐵路綫上的重鎮——沃羅涅茲。自八日起，戰事的重心向南推移。德軍一方面沿莫斯科至羅斯多夫鐵路南下，攻陷羅斯索吃、根杰米諾夫加、米爾列羅沃等地；另一方面德軍又從位於卡爾科夫東南之古佩斯克向東南進犯。目前，在沃羅涅茲附近紅軍已不斷反攻，大有將德軍完全逐回頓河西岸之勢；在羅斯多夫以北一百五十公里一帶，紅軍也正在作有效的抵抗。

希特勒的代言人曾不斷的吹噓這次新攻勢是夏季攻勢的展開，德國統帥部並且宣佈自本月一日起東綫全綫開始總攻。但是事實上目前希特勒還已無力進行像去年夏季那樣的全綫大舉進攻了，目前他只能抽集他的兵力進行局部的突進而已。真理報於其蘇德戰爭一週年的社論中曾經指出：「敵人仍然是強大的，而對於所造成罪惡不可避免的清算底恐懼，將驅使他進行新的孤注一擲的冒險。」希特勒這次在南綫所發動的局部的攻勢，就是這樣新的孤注一擲的新冒險，但他所支付的代價是異常慘重的。紅軍的作戰方針，並不是死守一切區域，而是在敵人集中巨大力量，佔據優勢的某些地方，有計劃的撤退，以爭取時間，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並控制着自己的龐大後備力量，不使其消耗於在戰略上沒有決定意義的戰役中，以等待最有利的時機（如第二條戰綫的建立），然後對敵人進行致命的大反攻，一舉而擊潰希特勒軍隊。蘇聯發言人羅佐夫斯基於十三日說戰爭的第四階段快要到來了，德國將遭受擊中要害的打擊，也正是這個道理。

要完成年內擊潰希特勒的任務，不僅依靠於蘇聯紅軍的力量，而且要依靠於第二條戰綫的配合。第二條戰綫的建立，是擊潰希特勒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還不僅是對紅軍的最有力的援助，而且也是根本摧毀納粹潛艇的根據地，解決英美當局所日夜焦慮的大西洋上航運安全問題的最澈底的辦法。

（二）埃及戰爭與土耳其動向

正當蘇德戰場上南綫激戰正酣之際，埃及前綫雙方都沒有多大的進展。羅麥爾軍隊於上月廿四日突破埃及邊境後，曾長驅直入，於本月一日進抵距亞歷山大港一百廿公里之阿拉米西方，致使埃及形勢一度陷於危急。然而由於英美陸空軍（特別是坦克部隊）之晝夜馳援，軸心軍之東進乃被阻止，戰局遂形穩定。旬日以來，雙方相持於阿拉米之南北二百五十公里之陣綫上。盟軍於北路獲有局部之主動權，而盟機之不斷轟炸多布洛克、馬特盧何等地及軸心交通綫，使羅麥爾之後方供應發生困難。

就整個世界戰爭形勢來看，埃及戰場仍是次要的戰場。埃及盟軍所負擔之任務為堅守尼羅河區域，阻止軸心軍衝至近東或印度洋。

埃及戰局之穩定，對於土耳其之動向，是有影響的。薩拉茹格魯繼突然病逝之賽丹（賽丹曾留學德國，爲柏林當局所重視）爲內閣總理，土新駐蘇大使出任外長，土駐英大使聲言英土關係密切，這是土耳其態度好轉的象徵。土耳其內部的親德派正加緊活動，土前陸長任駐德大使與土新聞代表團已啟程訪問柏林。而德軍大批調集克里特島（距土耳其西南二百五十公里，距亞力山大港五百六十公里），軸心電台頻頻播送阿拉伯人新聞，更表示納粹企圖在近東一帶有所策動。

（三）英印關係

英印關係的發展是半月來沉寂的東方局勢中惹人注目的一件事。印度國民大會自本月六日起召開執委會，討論對英政策，會議通過要求英國政治勢力從印度撤退的決議，如果英國不予印度獨立，即由甘地領導實行不服從運動。國民大會執委會這次採納甘地之政策，實使人有親痛仇快之感。誠然，印督行政會議之擴大尚未能延攬印度各黨各派人士參加，英國尚未予印人以充分的民主自由，但甘地之非暴力的不服從的政策，客觀上只有利於日寇的侵略。縱使國民大會執委會之決議聲言不妨礙中國抗戰與盟國作戰，但對英國實行非暴力的不服從的運動的結果，必適得其反。甘地全然沒有了解目前情勢的關鍵在於抵禦日寇，保衛印度，反日應放在第一位，印度的獨立只有在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中才能獲得。

國民大會執委會的決議尚待下月七日召開的代表大會批准，在此期間英印尚有妥協之餘地，而國民大會諸領袖中亦非完全同意甘地之主張，大會主席阿沙德又表示希望英國調解英印關係。自然，英印關係的好轉不但有賴於國民大會採取正確的政策，而且也有賴於英國方面更進一步予印度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

（四）英美人士援華的增長

在今年「七七」，英美蘇各盟國空前熱烈的慶祝我國抗戰五週年。在各種紀念會上，在報紙上，在賀電中，各國人士一致讚許我國堅持抗戰五週年，並且指出我國人民的團結是抗戰勝利的保證。英首相邱吉爾在其賀電中，特別提出我國人民「始終堅持對抗日寇之統一戰綫」，傳致「敬佩」之意。

同時，各盟國人士對我援助，頗形活躍。克利浦斯夫人在英倫發起空前的援華運動。美共和黨要人威爾基督促政府以更多的轟炸機輸送到中國來」。援華物資正經印度源源運抵我國。美國飛機並連日襲擊漢口、南昌等地敵軍事據點。

對於友邦的這些贊許與援助，我全國同胞在表示無限的興奮之餘，亟應加緊全國各黨各派的團結，爭取時間，熬過難關，準備反攻力量，這樣才能不辜負各盟友對我們的殷切的願望。

沃羅涅茲前綫 紅軍渡過頓河

米爾列羅沃區戰鬥激烈

【塔斯社前綫十九日電】沃羅涅茲區正激戰中。蘇軍增強其反攻重量，迫使敵人由進攻轉爲防禦，但形勢仍極緊張。在極端猛烈戰鬥後，我軍從敵人手中奪獲主動權，迫使敵人西退以改善其陣綫。我坦克手、炮兵、步兵及航空員在沃羅涅茲南部地區給敵人以重大反擊，若干陣地德軍倉皇退却，法西斯一步兵師受重大損失。昨日我軍於此陣地展開進攻，驅逐希特勒匪徒於二居民點。蘇軍於久戰後渡過頓河。西岸接着發生激烈戰鬥。敵軍一營在白刃戰中被消滅。法西斯抵擋不了紅軍猛攻，自某一居民點邊緣撤退，雙方均日益頑強地繼續戰鬥。法西斯損失已增至傷亡官兵數萬，毀壞坦克、飛機、大炮、卡車數百。頓河岸上之頑強我軍一分鐘也未中斷。我空軍、步兵、坦克及炮兵擊毀德軍渡口，消滅希特勒匪徒，阻撓其計劃。沃羅涅茲勇敢防衛者的抵抗在不斷增強中。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電】德軍攻勢之重心，刻在高加索北區，該處戰事刻在極廣大區域進行中。紅星報前綫訊：德軍刻仍大舉增援，尋覓我軍防綫之弱點，企圖予以突破，遠自後路對我軍進擊。然彼等之企圖將爲我軍擊敗。德方在該處擁有重兵，惟有最強大之防務配以強力之反擊，始能希望遏阻敵軍之前進。

【路透社莫斯科十八日電】在米爾列羅沃城（在莫斯科——羅斯多夫鐵路綫上）以南仍進行着巨大戰鬥。按該城數日前淪於德手。波克於其推進前大量利用德空軍轟炸前面村莊和城市，德軍亦大規模地利用降落傘部隊在蘇軍後方建立「島嶼」。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電】現尚無向羅斯多夫及斯大林格勒進攻之德軍壓力正被消除之兆。相反，最近消息米爾列羅沃南部戰區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已大大擴張。米爾列羅沃陷落後，德軍原來向南突進之先鋒部隊已在沃羅涅茲——羅斯多夫鐵路兩旁伸展至廣闊之戰綫。蘇軍日夜進行之激烈後衛戰，藉以保衛主力軍之撤退，結果使德軍受嚴重損失。自十日前佔領羅斯索吃，德軍已佔有南部百哩之地。德國所謂德軍正自塔干羅格向羅斯多夫前進之說，尚無任何證實。雖然如此，危險仍大。紅星報稱：米爾列羅沃區德軍獲得有利根據地，德軍自該處威脅我整個南綫，假如他們的戰略計劃成功，則對於我國之危險將增加十倍。

回到民主自由的根據地

——寧武敵佔區人民紛紛來歸

【新華社晉西北十九日電】寧武敵佔區同胞，因不甘忍受敵偽壓榨，仰慕根據地民主自由生活，均寧願拋卻家中產業，扶老攜幼，遷來我內地居住。入春以來，從敵佔區來根據地者三區兩個行政村四十三戶，四區十二戶，五寨三區（現由寧武管轄）五戶，共達六十戶。移居各戶除農民外，尚有地主郭枝一、呂枝之妻（其夫被敵殺害）以及本縣著名士紳在抗戰前曾任本縣財政局長之孫紹宮，曾任晉綏軍第八軍副官之武良成、前武寨高小教員李壽庚諸先生。寧武縣政府對他們很歡迎，竭力保護，家境困難者，並設法優待救濟，為移來農民租種土地，借給種子及耕牛，使在山地安心耕作，他們說抗日民主政府真好，不但不把他們當外人看，而且還幫助他們安家立業，解決困難。地主郭枝一說：「抗日政府的法令很好，負擔公平合理，而且人民還有說話行動的自由，在根據地的人民，真是幸福極了。」現在移至內地的許多知識份子，已參加抗日工作，敵佔區同胞聽到根據地生活的快樂，和我政府對遷居人民的優待，正絡繹向根據地遷移中。

各縣普降甘霖 農民進行二次鋤草

政府號召多種蕎麥多翻麥地

【本報訊】據各縣消息，本月十二日以來，各縣普遍下雨，麥收已告完畢，農民正全力進行二次鋤草。政府並發動民衆多種蕎麥，多翻地準備種冬麥。各地駐軍有的已繼麥收之後幫助羣衆鋤草。

【延安縣訊】本縣夏耘工作，刻已普遍鋤草一次。在鋤草過程中，各區曾廣泛的組織集體工，計川口區參加集體工的有八三四人，柳林區有五一七人，並有二二人參加編工，河莊區集體工七四五人，編工二九九人。全縣正進行二次鋤草。

【延安縣訊】本縣夏耘工作第一次鋤草完畢後，縣府已給各區發出第二次鋤草指示信，並提出多種蕎麥（各區應盡量調劑種籽），多翻麥地。同時乘此麥收後農民稍暇時期，展開割牧草運動，俾便及時完成今年一百五十萬斤牧草的任務；在有馬蘭草的地區，並應加緊割馬蘭草工作。

【延安縣訊】本縣夏收工作，刻已大體完畢，每畝平均打麥一斗七八升，本縣收麥總數可達萬石。

【鄜縣交道區訊】本區駐軍某團，刻正停止一切操課，準備幫助羣衆鋤草一週。

【甘泉訊】本縣夏耘工作，此次雨前已普遍鋤過頭鋤，現正開始二次鋤草。惟三區油紛村附近十餘里卻於日前大雨時受到冰雹襲擊，莊禾頗有損失。

【本報鄜縣訊】對秋收豐歉民有決定影響的夏雨，於十二、三兩日已在鄜縣普遍降落，據城關區農民談，此次雨水入土足有五寸，可供需要，秋季豐收，大有希望，農民皆大歡喜，現已加緊鋤草，政府並繼續號召羣衆，在勞力可能條件下，繼續開荒，提種蕎麥，縣府並決定組織犯人，開墾蕎麥地。

【鄜縣訊】鄜縣自入夏以來，酷日當中炎熱異常，此項天時，對麥收固大有幫助，但已深深苦了秋禾，許多禾田，都乾萎枯黃，特別在大昇號、直羅等秋禾及稻米區域，更感焦急，今能得此傾盆大雨，人心安定，既有豐盈的麥收，又可得到良好的秋歲。現在各區鄉政府的緊急任務，爲在勞力缺乏的條件下，如何有組織有計劃的積極鋤草，深入夏耘。

【本報鄜縣道德區訊】本區秋禾佔全耕地二分之一以上，多種谷子、玉米、大小糜子及各色雜糧，生長均極旺盛，惟因勞動力缺乏，現在初次鋤草者只有三分之二，尚有三分之一未能開始。此項情形，在大昇號區亦嚴重存在。記者見直羅區雖亦感勞力疲乏，但因多四川、山東、河南難民，他們慣於互相幫助，多能自動組織一二十人，三四十人結成一夥，不僅生產陣容壯觀，且勞力效率亦顯著增大，據他們說：集體工可增高五分之一的勞動強度。各地的區鄉政府宜多多注意編工、扎工的組織，認眞幫助羣衆解決夏耘中的一切困難。

【清澗訊】此間十二日夜，忽降大雨，河水怒吼，山、川、塬地，均受到灌溉，翌日天未亮，人民即紛紛起床，到田間查看雨水濕地多少。十三日晨，仍下着濛濛的細雨，天上浮着幾堆灰白色的雲朵，田裏的棉花、高粱、谷子，都顯得一片青葱。農民趁着雨水濕土，都忙着策牛耕犂新割過的麥地，準備八月後好播種籽，年青的小夥子，在田地裏愉快地唱着：「遠望着南山一朵雲……」人民此刻的歡欣情況，由此可見。

延川清澗人民優待抗屬 代耕土地四萬垧 友軍家屬同等待遇

【本報清澗訊】在延川、清澗，特別是延川的東陽、清延、永勝、禹居四區；清澗的店子溝、寬家溝、解家溝、新社四區以及子長的東地區，都是陝北革命時的「老根區」，大部份的壯年男子，都以參加革命的軍隊爲無上的光榮。在延川六萬四千二百廿二個人口中，有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七人是抗工屬，清澗全縣八萬二千三百二十六人中，有一萬六千六百零六人是榮譽的抗工屬。但這些沒有勞動力的抗工屬生活，並沒有失掉一分保障。他們的土地，也沒有荒掉一畝，許多代耕隊員在這兩縣三萬餘抗屬土地上替他們「代耕」。在延川、清澗近四萬垧的抗工屬的土地上，有着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八個代耕隊員在勞動着。

【本報清澗訊】此地友軍抗工屬受到政府同樣照顧，又他們的土地一樣地有本區本鄉人替他們代耕。在清澗老君殿、永寧、淮寧、折家坪、石嘴驛區抗日友軍家屬的土地，都有代耕隊員耕種。而城內的友軍抗屬十八戶（共三百二十餘人），除能自給維持生活者外，其餘十五家無地無勞動力的就依靠政府的救濟。他們每個大人每年從互助小組那裏領小米一石二斗，每個小娃領六斗，同時燒柴和飲水的供給，也是由互助小組幫助解決。互助小組每年供給每個大人一千五百斤柴，小娃八百斤。

【本報清澗訊】八路軍及友軍榮譽抗屬的生活，在此地已有了一般的保障，但在代耕工作的分配上，已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如在清澗的所謂「老邊區」，每個代耕隊員平均要代耕土地一垧至一垧半，而在延川清澗四區抗屬和全區人口的比例不大，平均每個代耕隊員僅須代耕五垧，小娃三垧。在這些地區，五十歲至五十五歲的老年，十五歲至十八歲的少年，都被吸收到代耕隊中去充把半個勞動力。而路遠的代耕隊員，往返費時，誤工不小；希望政府給予注意與調劑。另外，發展抗屬生產，如紡織等。可以更加改善他們的生活。

【本報清澗訊】清澗寬家溝區及延川東陽區的一二個鄉，在抗工屬與代耕隊員之間。已自動的採用了一種包租制的辦法，以補救代耕的缺點。代耕隊員不參加抗工屬土地的代耕，另約定每年每垧地繳糧若干抵償。如寬家溝區的一個鄉就有議定每垧地繳糧三斗，土地由抗工屬自由支配，這是包租制的一種。另一種是把全部土地租給代耕隊員耕種，然後向抗工屬繳納一定的糧食，和該地所得的全部柴草。這種包租制的辦法，在已經自動實行了的抗工屬，認爲每年收入的糧食，更有了一重保障；在代耕隊員也認爲可以有計劃的組織自已的耕種，以便增加產量，惟政府宜注意保證抗工屬原有土地不因此荒蕪一畝。

邊區回胞生活向上

回協請獎整風學習優良者

中農升爲富農

【本報訊】居住邊區的回胞，生活已一致向上發展，尤以近數年來最爲顯著。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昨日上午九時特在民族學院提出報告，列舉隴中、三原、隴東回胞的財產、生活發展的數字，以和三六年前對比，上升的指數大都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例如隴中某鄉，在三六年只有一戶富農，四戶中農，但現已有四戶富農，五十六戶中農。報告人該會常務干事金浪白同志，在報告中特別指出留居邊區之回民，非但生活有絕對保障，負擔極輕，且時受政府各種具體的幫助，例如撥糧貸款等等。按回協分會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四一年春已先後在隴中、隴東、三邊分別成立支會，並派出三個巡視團分赴三個區視察回胞生活狀況，及協助成立人民抗日武裝之組織。回胞中發生任何問題，均由該會主持解決，如漢回中間有發生糾紛者，當地政府亦均徵得回協同意後，始予措置。據四一年春的調查，邊區共有回胞三五二戶（革命前一四五戶），一、三九三人。縣參議員七人，鄉參議員十一人（附位女同志），鄉府委員、參議各一，至任區長鄉長者，更不勝枚舉。清眞寺亦分別在邊區各地設立十四所，伊斯蘭小學五所，唯文化程度仍甚落後，文盲尚達百分之八十五。故該會現已特別號召在延回胞，一方面埋頭深入下層，提高自己；一方面組織各地回民組織。

【本報訊】回胞中學習整風文件特別成績著者，回民文化促進會已接受回協分會的建議，決定懸擬獎金，予以獎勵。據該會負責人稱，回胞任務重大，爲使將來更能造福本族，共建中華，必須提高自己，而努力學習整風文件，乃達到此項目的的唯一手段云。又該會並將指資購買小學課本，增送邊區五個伊斯蘭小學，對於反映邊區回民問題的文化工作者，亦將予以獎勵。

晉西北士紳參觀團 留別延安各界書

晉西北士紳參觀團，原定前日返里，因等待車輛，即將稍作滯留，一二數日後始行啓程。諸士紳逗延兩月，觀感良多，昨特發表留別延安各界書，詞調眞摯，深爲感人，茲刊錄如次。——編者

延安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我們此次來延安參觀，將近兩月之久了！延安各界對於我們熱烈歡迎與親密的款待，已使我們萬分的感動，尤爲特殊的是以我們爲晉西北的年老士紳，不遠千里而來，更加徹重，這一點，使我們榮幸之餘，轉增抱愧！

但是我們此次來延，不同於過去的士大夫爲了遊山玩景，或「尋得桃源」以圖避世，而相反的正因爲我們的山河爲日寇所侵佔，我們的田園墳墓爲日寇所踐踏，我們的妻子兒女爲日寇所殺戮姦淫，我們的文化經濟爲日寇所摧毀與搶劫，以這樣的無涯深仇，那裏是我們的「桃源」，到那裏去「避世」？所以我們此次來延，既不是「閒遊」，又不是「避世」，而是對於抗日策源地的延安有着非常的熱望而來的，以故我們帶來的是種種悲憤，而我們帶回去的是種種興奮！

我們留延兩月間，耳聞目見的興奮事情眞不少：

我們到××山上，見有晝夜不停的收報、編譯、排版、印刷許多事情，但我們的心情，卻不感覺「清涼世界」的意味，反而激起無限的熱潮了。

我們看見寶塔山下石口刻「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雄兵」的古蹟，我們馬上感到范文正公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物，我們且不去追懷古人，而馬上想到今日的延安，眞有這樣的人物了。

我們參觀了中央醫院，和平醫院，見了呻吟病榻和斷臂刖足的好些同胞，我們馬上就憤恨日寇的殘酷所致了。

我們參加了「七七」紀念大會，對着左權將軍等的遺像及許多陣亡將士的榜名，不禁悲憤交集，遙想前線將士是如何的爲國犧牲了。

我們又到日本工農學校與日本的許多青年朋友握手，又發明我們仇敵並不是日本大衆弟兄，只是少數的法西斯軍閥強盜們呀！

我們又到民族學院與許多蒙、回、藏、苗、夷諸兄弟握了手，我們又想起已往的征服政策和羈縻政策，在今天變爲患難與共，民族解放的政策了。

我們參加了市參議會的大會，而出席的參議員，眞是工農商學兵成集於一堂，這是什麼？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治最實行起來了。

我們看了高等法院公開審問一件某機關因捆綁致死的案子，是因爲違犯了破壞邊區的施政綱領，而原被告人證等都站坐齊講話，但此案的公開審問，就是爲「強行綑綁」違犯了施政綱領，可見延安的人權是有了保障了。

我們又參觀了監獄生活，初去時見其光景，疑爲是法院的什麼訓練學校，因爲他們都在那裏學習，討論，毫無拘束，衣服床鋪，亦很整齊，而引導者說：這便是「監獄」，我們就不勝詫異，「監獄生活」是這樣麼？那末，說裏恐怕有人滿之患吧？但說其人數，卻也不見的很多，奇哉！

延安的工廠，學校，不是「林立」，而是山立與溝立，自非親臨山溝，則瞻山面目，不能全見。我們就不斷跋涉，遇去參觀，但見千萬青年，都在埋頭學習；千萬勞工，都在埋頭苦幹；我們感到在此深山深谷之中，竟有此許多優秀兒女及勞動英雄，則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更有全世界二十幾個同盟友邦，則「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擊潰日本鬼」的口號是必能實現的。我們雖老，一定要親眼看見日寇的崩潰，我們的山河收復，算補了我們的血債總賬，我們那時再回想今日之參觀，或作一「傭邊閒話」，當亦有趣。

此外，我們所感興味的是邊區軍政各位領袖們的態度，除了我們資料之外，尤其是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乃是一個「雍雍穆穆」的人，而八路軍領袖朱總司令，卻是一個和顏悅色如「冬日之可愛」的，又如政府領袖林老，參議會議長謝老，延大校長吳老，他們都是鶴髮童顏，大有羲皇以上之概。延安有「五老」之稱，以故「五老」而外，而徐老未晤，可惜董老在川，亦屬憾事。然而在今天最惹人注意者，則是所謂「三三制」下的其他黨派或無黨無派的人士，我們見到的有如邊府副主席李鼎銘老先生，教育廳長柳湜先生，副議長謝覺哉先生，建設廳長霍子樂先生，他們參加了政權工作，並未顯出黨與非黨的區別。究竟是黨同化了非黨，還是非黨同化了黨，我們是看不出來的，惟李副主席他曾對我們侃侃而談，將他來延參加政權的經過與現在的見解毫不掩飾地，一字一句地當衆道破，他所提出的『精兵簡政』，已經見諸實行的很多。這也奇怪，我們對於共產黨的懷疑心理，覺得許多相反的佐證。

以上所述的種種情事，就是我們此次留延兩月的印象與感想，也就是我們此次來延的收穫與認識。

最後，我們讀了七月十四日解放日報『付託』送別晉西北士紳參觀團的社論，付託了我們以告訴『河東父老』的許多話，如我們的情況，國際的局勢等，這些話，我們是定要一一的告訴『河東父老』的，這件事只要我們辛苦之勞，一定能夠辦得到。我們既是得到許多的寶貴經驗，我們就把它帶回晉西北去，並致創造的精神，將作爲借鑑。臨別留書，並致敬禮。

晉西北士紳參觀團同啓

延安音樂界 紀念聶耳逝世七週年

【本報訊】七月十七日爲中國著名作曲家聶耳先生逝世七週年，又爲人民音樂節，延市音樂界同志特分別舉行紀念。魯藝音工團同志、部藝於前晚假魯藝禮堂舉行座談，會就聶耳的作品、生平、工作態度略加論列，特別指出他的創作方向是現實主義的、民衆的、大衆的，並互勉向聶耳先生學習。昨晨九時文化俱樂部特召集延市音樂界同志，座談紀念，由麥新同志報告「聶耳生平」，並舉行小型音樂欣賞，同時南區合唱團，亦請賞聽同志報告「聶耳作品」。川口區二十里鋪並舉行民衆歌詠大會，演奏民歌。又延大亦定於星期五紀念聶耳。

本報文藝欄 邀請作家座談

【本報訊】本報文藝欄於昨日（十九日）召集小說家座談會，到延安小說創作者二十餘人。首由本報舒羣、陳企霞同志談關於第四版內容多予批評及意見。各同志就小說創作問題及對第四版內容多予批評及意見。歐陽山、吳奚如、吳伯簫、馬加、方紀、歐文非、魏東明、平若等均作熱烈而中肯的發言，並涉及整風學習中作家一面反省一面還應繼續創作，用不斷地創作，反省，來表現作家們的進步；也談到作家參與目前鬥爭生活並提倡報告文學的寫作等問題。

蔣委員長 電賀土新總理就任

【中央社重慶十九日電】土耳其新總理薩拉茹格魯就任時，蔣委員長曾致電祝賀，薩氏頃復電申謝。

延市北郊——鄉政府工作半月記

（七月一日——十五日）

曾艾荻

鄉上老百姓還沒有遵守辦公時間的習慣，鄉政府辦公沒有規定一定時間，如果文書出去了，那就留鄉長在家，就是說至少有一人在家，有事情來了就辦理，沒事情便在閒着。

× × ×

鄉上有一個女人病了，發高熱，鄉長高增盛，勸她家裏的人抬她到門診部去看病，她家裏人拒絕鄉長的建議，這位女人就這樣地病死了。於是五個鄉政府委員起來討論決議：改善鄉上的衛生工作，打老鼠，滅蒼蠅，凡是有病的人，由鄉政府介紹去看病。

四日，鄉長從參議員王欽介同志處開會回來，鄉裏優待抗屬，共得三百五十元，都交到市政府去了。贈九名：劉明福、姜崇耀、老勞動，屬五戶——張存郭、劉書福、每人各給四十元。自衛軍參加「七七」紀念會。

× × ×

鋤草初步調查，和需要借糧救濟的老百姓，區長等四戶，已經呈報到縣政府去了，第二次鋤草又在準備開始。今年春耕畝數，全鄉開新荒一千一百畝，耕荒地約千七百餘畝，也已填表報告上去。

× × ×

限於七月完成的公鹽代金，收至十五日爲止，共收到一千一百餘元，尚差八百餘元，有些故意刁難拒交的人，再作談話教育仍無效後，準備寫信陳情形，報告到上級去辦理。

× × ×

抬病人，半個月中共抬了七人。通路條子的，共五個人。寫看病的介紹信，共二十個人。

× × ×

鄉政府，平均每日發出信件兩封。

× × ×

鄉政府完成了許多上面指示的工作，也替許多老百姓解決了許多問題。老百姓對鄉政府感到異常親切，這半月裏解決了下面幾件事情：楊再餘的牲口吃楊再濟的莊稼糾紛。楊家窰馬家窰姚家庭糾紛事件。薛家坪張石周與屋窰的雜工糾紛事件。

× × ×

軍民關係，也更加好了，現在有些機關向老百姓借東西，便先通過鄉政府，像救濟借耕牛等，都是通過鄉政府辦了的。

靈壽行唐大雹災 政府急救助民補種

【新華社晉察冀十九日電】七月七日下午，滹沱河沿岸的靈壽到行唐縣台一帶，大約長百餘里寬約十五里之地區，八十餘村，慘遭近數十年來未有之雹災。據息：靈壽潭莊大莊一帶之樹林，被摧折者達三分之一以上，四五丈高的楊樹多半連根拔起，三人始能合圍之大樹，竟被腰折。八九尺高的大口石碑，亦被狂風吹倒擔斷，西部，當風暴襲來時，一些老百姓鑽入車下，結果車被掀走，人和牛均死於下，有如此大的冰雹之下，不及走避人民多被冰雹打死，院裏積雹盈尺，門板都不能推開。堅持了堅苦戰鬥中的人民，又遭到了冰雹的摧殘，但在我們中假鎮過的人民，並沒有表示畏難，愁悶過後，即擬馬上又都佈滿着農民，他們收拾着受傷的禾苗，準備再耕種。政府立刻派人下鄉慰問，發動合作社販賣籽種，撥出賑食，從事救濟。並於耕種最急期間，將一般救濟勤務停止，當地軍隊各得團體，亦均全部動員，幫助人民耕種。

警區成立美協 籌備八月畫展

【警區訊】警區美術界抗敵協會，在警區文協協助之下，於六月廿六日正式成立，當天會上，產生常務委員會，推選李又罘任常務理事長，劉蒼雄任組織、苗波任研究，該會爲紀念「七七」五週年紀念時，現正積極編製畫刊一份，並計劃於八月初舉行畫展，並設立美術研究班，召集當地一般愛好美術工作同志利用暑假共同研究，籌備美協工作。

子長放出「棉貸十五萬元」

【本報子長訊】子長縣農貸辦事處，發放十五萬元之棉織貸款（折棉二千六百斤），已經放出。此次貸款僅限於西面的幾個區，如玉家灣區、澗峪岔及中區等，現已貸出一千六百斤，玉家灣及南溝岔二個區已貸畢，貸款截止期爲本月二十七日，其餘各區農民正紛紛趕辦借貸。借貸月利百分之一，借期限爲三個月，以實物歸還，或依當時情況折成款或糧食；借款數額，每一家庭以一斤到三斤爲原則。借貸人須具備一定條件：一、參加紡織互助小組或耕牛貸款小組和婦女組織經允許者。二、有紡機及紡織技術者。三、無不良嗜好而熱心紡織者。家庭比較貧困，且具備上面各種條件，則有優先借貸的權利。

【本報子長訊】本縣這次發放的棉織貸款已經是第三次。第一次是耕牛農具貸款，第二次是麥子青苗貸款。麥子青苗貸款發放時，已是麥收開始，各縣僅西一區及南區貸去二萬五千元。春耕時的耕牛農具貸款，除邊境西二區、澗峪岔、南溝岔三區外，九個區共貸去十八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元，貸款大部已用在購買耕牛農具上。計買牛三百六十二頭，鋤頭二百九十三把，鐮頭十三把。並結合生產上的刺激，起了相當作用。惟是辦第一次貸款時，發生不均分配現象，致有些失去農貸意義。此次發放棉織農貸前，農貸事處首在瓦市區第八鄉試辦，然後定出詳細的貸款辦法放貸，收效甚大。

徹底實行簡政 建廳裁局設科

【本市訊】建設廳遵照邊府委員會二次編整的決議，將農業局和林務局合併改爲第一科，工業局改爲第二科，合作指導局改爲第三科，交通運輸局改爲第四科，除一科仍在過去農業局舊址外，其他各科集中建廳辦公。根據過去的工作基礎，使工作更進一步走向正規化，並密切上下級的聯系，各科人數減少了；工作反比以前增多。現在昨日農業局林務局工作移交的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爲兩局的合併，使人力物力，更加集中，今後邊區的農林工作，可更加展。

本市鄉政府工作急待改進

◇參議員小組提議◇

【本市訊】本市參議會常駐會執行第二屆大會決議，開始建立議員小組，新市議員小組於十六日在市參議會開會，推選趙仲池爲小組長，規定小組會每月召開一次，並討論對市政府的工作意見，均以爲市政府要加緊糾正鄉政府工作，十三個鄉成立到現在三個月了，大半的鄉政府還沒有辦公地址，鄉民找不到鄉長，鄉政府工作制度也沒有建立；各鄉政府要發動鄉民興建設衛生行政，可能的範圍內應辦理鄉內應興事業。

【本市訊】姚鄉長談：近來人民對政府的建議和法令的詢問頗多：如本市至延道路被水沖潰，不便行人，政府急需動員居民修補。人民對婚姻法令、土地向政府詢問者甚多。在延市的土地尚存在糾紛，因爲過去契約不清楚，希望政府施行徹底的土地登記。

從北平到陝甘寧邊區

法籍記者 唐樹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德法停戰協定以後，我就向駐越法軍請了假，回到我那闊別多年的在北平的家庭。很快的我就認識到在日本統治下的區域，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新聞記者，是不可能自由工作的，同時外國消息很清楚地告訴了我：人們除非向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一切敵人鬥爭作戰，是不可能和平地生活下去的了。於是我決定離開北平到非洲去，並且準備經過上海由新加坡完成自己的旅程。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快得出乎我意料之外，簡直像閃電一樣。

於是，從日本控制全部中國海的那一天起，我的交通線就被切斷了。我翻翻地圖，看到唯一的道路只有經過中國內地才能夠達到參加在敘利亞或非洲的戴高樂將軍部隊的目的，而這條路就展開在北平的門前。

另一個不願在日本統治下工作的荷蘭機械工程師布浪基斯先生，就和我一起設計逃到西山去，並且從那兒見到八路軍的防綫。我們對於這一著名的軍隊，還一把日本侵略者局限在海邊的堅持抗戰將近五年的軍隊知道得不多。日本的報紙告訴我們，中國的紅軍已經在最後一次攻擊中全部被肅清了。我們並不相信這種說法，因爲我們從兩三個關於八路軍的人的談話中，知道了就在西山便到處都有游擊隊的，知道了只要肯冒險就能到達那裏的。當然一半要靠我們的運氣。好了，能否通過日軍封鎖綫。我們也就滿足了。因此，就在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我們通過北平城西有個軍隊的一個小門以後，便乘摩托車離開了北平。我們在八大處附近一直待到天黑，然後爬上西山到達我們的出發點——一個鄉鎮的農民的茅舍，在那兒早就藏了我們的衣服、食物和幾個口袋。十點鐘，一位老年的農人做我們的旅伴，帶着我們到深山中的一個偏僻的村莊。他就心驚日軍的探目查了，因爲兵營太近，在夜裏好幾次經過一下。我們不知道到那兒去值何處毫無所知，除了走路以外，沒有什麼事可做。黎明，我們到達了鄰近日軍步哨綫的一個小村。對八路軍抱着極大同情的本地自衛軍，幫助我們在白天隱匿起來，到晚上還派一個嚮導把我們領到另一個村子去，我們就在那兒第一次遇見八路軍游擊隊，當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得到安全以後，我們的快樂是不可言喻的。

從此以後，一路上他們就供給我們的膳食和住所，並且安全地帶着我們到平西蕭克將軍的司令部，但也並不是沒有經過冒險的。有一次，我們幾乎跑進一百人組成的日軍巡邏隊裏去了。此外，當我們渡汾河的時候，日軍的裝甲列車用探照燈照射汾河上的冰凍，但卻都然沒有發現我們四十個士兵和我們自己這一小小的部隊。

我們所經過的每一個地區，都受到了最熱情的招待，甚至在像平西那樣荒蕪貧瘠的地區，大多數房屋都被日本強盜燒光了，像山西所經過的地區，在晉察冀、晉西北，以及陝甘寧邊區，八路軍戰士、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中間都存在着一種同志友愛的精神，堅強的勝利信心以及要求知識的意願，這一切使我確切地認識到：新中國將正在鍛造中，這個新中國將不容許非正義東西的存在，它懷抱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政府形式。看到這種新的姿態，我們高興極了，因爲過去我曾在中國看到過很多的風波，這種風波招致了日本的侵略。正如我們對前進入巴黎一樣。

現在，我已安全地踏上到延安的道路了，在那兒，我將很快地參加自由法軍，向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這一切都要感謝八路軍的合作和熱情幫助，他們是深知「團結造成力量」的。

敵偽鱗爪

△偽滿組織券，由一月至三月發行額爲九一三、四二九、七九六元，發行總額已達二〇、六五〇、二六七、三二〇元。

△華北敵偽月有增加，一月一日各地敵偽總數爲一三二、四六四戶，三八一、八九六人，二月一日增至一三四、八三四戶，三八三、八五七人。

△平津物價飛漲，民衆生活極苦，北平偽新民報，提倡「窩窩頭主義」天津偽庸報這樣的記述着市民生活：「說良心話，米像珠子般稀少，勞柴像桂樹般貴，有產的主兒現在也不發愁，靠卓上吃飯的階級——指低級公務人員，簡直就養不了家，等到連桌子都沒有抹的，只好去喝稀粥。」

△河北正定敵人規定商人赴平津或石家莊辦貨時，必須先用偽鈔五元購買「購貨證」，到目的地後又須重買「運貨證」，沿路關卡林立，稅收頻繁，商人有歌謠訴苦：「商人苦，商人難，辦貨好似遊地獄，賣貨好似請神仙。」

△南京偽組織強令淪陷區民衆，凡遇日本的祭日，均須懸掛日本旗，以表示「敬意」。

△敵偽在南京設所謂「全國感化院」全年經費二十五萬二千。據說目前正在被「感化」的約有五百人以上，其中除中年壯年外，尚有十二三歲的兒童，「感化院」內老虎板凳，電椅等刑具不具備。

△漢奸「文化人」近在南京聯合提倡所謂「東亞民族主義文化」，以敵軍票三萬元徵獎偽京小說、詩歌、戲劇。

△敵偽在南昌、新建、安義三縣各派米二十萬擔，並在南昌大量派壯丁，年十五歲至五十歲者皆須應徵，不足額則每保強派十五名，據者抄殺全家，現南昌居民已逃走一空。

△偽南昌法院近因糧食缺乏，獄內囚犯待遇也無法維持，乃藉詞改善囚犯待遇，一面停發囚糧，一面強迫各囚犯家屬，按時送飯。

△敵寇新任駐滬總領事小澤成一接任後，發表談話，對滬市防務之空虛，秩序之混亂及市況之蕭條，頗爲悲觀云。

南京敵偽 推行所謂「新國民運動」

【本報訊】據同盟社電：南京敵偽近又決定積極開展所謂「新國民運動」，製定「新國民運動大綱」，並於偽行政院下設「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主持其事。該會機構包括「中國青年團」與「中國同志會」等組織。敵偽並「選出優秀大學生」六十名，設班加以「訓練」，以爲推進「新國民運動」之「中堅份子」。

又同盟社電：敵偽強令京滬兩地自七月十五日起「禁止」我法幣使用，並規定「清鄉區」亦禁止使用。

埃境盟機連襲多港
擊中軸心軍艦三艘
中路英軍略有進展

【路透社開羅十九日電】多布洛克港口週處都是煤油，此等煤油好似由被英炸彈轟炸的軸心國船隻內流出。偵察機透露：同盟國炸彈命中港口內敵艦三艘。敵正大量利用多布洛克作爲供應艦的根據地，因此該港就成爲同盟國夜間轟炸機的主要目標。

【路透社開羅十九日電】北區我軍昨仍保持原有陣地，中區我軍在盧奇薩特山脊一帶略有進展，敵軍仍晚以坦克車步兵進攻。南區我亦甚活動，且有進展。空軍活動因塵土太濃而受限制，惟有二次我戰鬥機及轟炸機曾廣泛襲擊分散之敵方車輛，晚間我重轟炸機曾炸多布洛克，馬蘭他方面敵軍活動漸減少。我機在上述活動中，三架失蹤，其中駕駛一人失蹤。

【路透社開羅十八日電】敵軍於十六日晚發動之攻勢業被擊退，損失頗重，當敵軍發動進攻之際，英方第八軍曾予猛襲，在英方強大壓力之下，德意軍隊乃被迫西撤。十七日因英方坦克大炮不斷轟擊，結果敵軍整日挖掘戰壕，並在原陣地一里以內裝置地雷。過去廿四小時內，敵方損失坦克甚夥，其中若干尚可修復，若干則已毀壞，棄於戰場中，任其焚燒。十六日敵方之進攻，可謂完全失敗，敵軍不僅未能奪回山頭，且因英國坦克部隊衝入與敵方二十一師裝甲部隊激戰，結果敵軍乃於十六日拂曉之際慘遭擊敗，此爲德國裝甲部隊顯著失敗。至於北區戰事，敵方進攻英軍之企圖，亦成泡影，英軍先發大炮轟擊，然後實行突襲，以迫德意軍隊向西南方撤退，以此英第八軍不僅阻遏德方在埃爾·阿拉米之強大攻勢，且已有兩股部隊突入德軍陣地，逼迫德軍略向後撤，而使北部大批意軍陷於進退維谷之境。

英機又形活躍
魯爾盧卑格被炸
德潛艇製造廠遭焚毀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星期五空軍部公報稱：今日轟炸機指揮部之飛機，轟炸魯爾和德國東北部之目標。飛機安全返防。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空軍部公報稱：十八日下午「蘭克夏」式轟炸機襲魯爾，我機並無損失，其後「颶風式」轟炸機及「噴火式」戰鬥機又在荷蘭外海攻襲敵方護航隊，一供應船中彈，船身傾側，起火焚燒。另一供應船及護航艦兩艘，亦受創，我機一架失蹤。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官方宣稱：當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夜盧卑格（德北部港口）被轟炸時，盧卑格的福倫頓潛艇製造廠並未在被炸的造船廠之內，但星期四晚該廠遭受英國轟炸機的襲擊。該廠在盧卑格郊外，並在曲折的特瑞夫河口附近。最近該廠又形擴大，並建立了許多新的建築物。在目標上覆蓋着無縫的雲霧，在五千英尺的地方有雲霧，飛機乃由雲下進行轟炸，有時乃在六百英尺的高度轟炸。英機的駕駛員謂：在船廠上以及船塢斜面旁大火熊熊。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空軍部與國內安全部星期五午夜後公報稱：「今日正午剛過，敵戰鬥機於英格蘭西南海岸某地投彈。後來敵機又在大倫敦地區投彈。兩處均無死傷，僅造成輕微之損壞。我戰鬥機今晨於南海岸附近擊毀敵轟炸機一架。」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星期六午紐約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廣播美聯社電訊：冰島北部美軍根據地被敵空軍轟炸。

讀中共「七七宣言」

何思敬

在中國，第一個在自己的政治宣言上寫明擁護大西洋憲章，二十六國宣言，英蘇盟約，美蘇協定，該是中國共產黨。這不僅證明他有遠見，有理論的信心和勇氣，也不僅表明他有決心爲這些宣言的基本原則而奮鬥，這也表明中共歷來主張與這些宣言底原則完全符合。

從大西洋憲章到英蘇盟約美蘇協定，一貫的精神和具體的辦法就是要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殘虐無道的納粹專制及其類似物。中共自「九一八」以來一貫反對日本法西斯強盜及其在中國的內奸走狗，今後更貫徹這個精神到徹底勝利爲止

從大西洋憲章到英蘇盟約，一貫的精神和意志就是要實現永久和平。大西洋憲章第八條表明英美兩國具有下述意見：世界所有國家必須拋棄暴力底使用，並促成一切可能實現的辦法來幫助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解脫軍備負担。此外該條載明：將來爲欲達到普遍安全底包括的並安全的制度底目的，必須解除這些現正威脅或可能威脅的（反民主的——何註）各國家底武裝。二十年，可能更久的英蘇盟約也顯然有使各國暴力底使用成爲不大可能的意見（見第三，四，五條）。艾登曾說：「我們必須負責使這一次和平會永遠保持」（六月十二日倫敦電）。莫洛托夫在他的報告中一再提到「永久和平」：英蘇「兩國正努力保證戰爭勝利結束後的永久和平」，美蘇協定「表示蘇聯與美國爲了永久和平在戰後改善國際關係的相互諒解」，「因此華盛頓協定對美國蘇聯以及其他國家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該後在華盛頓與倫敦，都涉及蘇美在戰後爲愛好自由民族維持和平與安全而合作的一切基本問題」，用不着說英蘇已經「宣佈了他們對於一切愛好自由人民之政策的友誼原則」（見解放日報七月十一、十二日）。我們可以相信這次戰後的永久和平至少將「接近於人類的永久和平」。（毛澤東）我們應當盡我們一切力量來使這次和平差不多接近於人類的永久和平。艾登說得好：「人類的前途大部份依靠在蘇聯、美國、英國的合作上」。當然，其他國家的人民底努力也很重要。

我們相信蘇聯是徹底的民主國家，美英或多或少都是民主的國家，所以使戰後和平成爲永久和平是有實現底可能的。我們相信民主政治是人類理性得以覺醒的好制度，有這個制度天天使人類底理性覺醒起來到唯物主義辯證法底高度，就一定能夠徹底理解實現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與侵略戰爭底社會根源。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爲人類眞正的永久和平之實現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實現自由的民主的繁榮的永久和平。大西洋憲章到英蘇盟約和美蘇協定給了人類以及我中華民族「幸福的徵兆」（莫洛托夫引艾登語）。我們將力求幸福的徵兆變爲現實。這是我想中共中央擁護這些宣言的本意。

這次中共在國內團結問題上提出的主張本是一貫的主張之更集中的表現，但和大西洋憲章以及英蘇盟約等等底原則比較起來，可知中共歷來對中國問題的主張非常符合於這一時代底趨勢。今天中國在全世界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若中國內政不能符合時代底趨勢，則不僅是中國之不幸，亦即世界之不幸。固然，大西洋憲章和英蘇盟約載明民族自決和不干涉各國內政原則，但二者不讓法西斯主義及其類似物再行抬頭可能則是一致的（見憲章六、八條，盟約一、二、三、四、五條）。中共對於國內問題不僅是中國「幸福的徵兆」，且是中國幸福之保證。且看中共對國內問題的主張與大西洋憲章（因它關係到全世界底基本原則）。

中共主張：戰後中國應當是獨立的統一的和平的中國，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國，也不是分裂的內部互相戰爭的中國。戰後中國應當是民主的中國，既不是專制的半封建的中國，也不是蘇維埃的或社會主義的中國。戰後中國應當是各黨各派合作經過人民普選的民主共和國，而不是少數人專政多數人無權的中國。這正符合於憲章一、二、三、六條。憲章第一條聲明「美英兩國不致力於任何領土的或其他的擴取。」這難道不贊成中共所提戰後中國不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國的主張嗎？第二條聲明「兩國不同意有關各民族以自由的意志表示來確立的領土變更。」這就是尊重各民族以自由的意志表示來確立的獨立性，領土完整性與統一性，難道會不贊成中共所提戰後中國應當是獨立的統一的中國嗎？第三條聲明：「兩國尊重一切民族底權利，爲自己選擇自己願意在它下面生活的統治底形式」，和第二條尊重各民族「自由的意志表示」，以及第六條：「待最後消滅納粹專制暴虐後將建立和平，並引致下述可能在自己國土內生活在安全裏，它將給一切國度下述狀態使一切國度底一切人們終生不受恐怖和困苦而能夠生活。」這三條所謂尊重一切民族自己願意選擇統治形式的權利，自由的意志表示以及不受恐怖和困苦的安全生活等原則難道不合贊成中共所提戰後中國應是民主的中國，應是各黨各派合作經過人民普選的民主共和國，而不是少數人專政，多數人無權的中國，既不是專制的半封建的中國，也不是蘇維埃的或社會主義的中國這一主張嗎？

中共主張戰後中國應當是與各友邦發生平等互惠關係的中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國；戰後中國應當是民生幸福的經濟繁榮的中國，既不是只顧一部份人的經濟利益而使大多數人受苦的中國，也不是以暴力沒收土地沒收工廠的中國。

並且憲章第一、二、三及六條都已說明：「因欲在必要的方式中配合兩國現有的義務責任，兩國正致力引致一個現存狀態以備所有國度——無論其大小勝敗——一律在平等基礎上參加貿易並參與各國爲經濟繁榮所必要的世界資源」。第五條：「兩國正致力達到在經濟領域上所有各國間完全的合作，以便對一切人們保證較高的生活程度（水準），經濟的向前發展和社會的生活供給。」這兩條和第六條不受恐怖和困苦的安全生活等原則，正與中共底上述主張相符合的。

因之，基本上全部憲章底基本原則和精神，與中共上述一切主張，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中共的一切主張和政策都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中共這次宣言不僅符合於世界趨勢，而且符合於全國人民底需要，中共歷來爲三民主義之徹底實現而奮鬥，也是爲了人民底需求。共產黨不是一個自以爲是的政黨，它只能按照民族自己的發展進程來決定政策，所以中共一切政策都不外按照中華民族底發展進程來發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和抗戰建國綱領所說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而已，決沒有離開三民主義一步。中共這次明確承認蔣委員長不僅是抗戰的領導者，而且是戰後新中國建設的領導者，也是根據上述認識而來。無疑的，中共將爲「七七宣言」中的一貫方針繼續奮鬥。

國民黨有許多老成持重的前輩，及許多明敏的領導者和黨員，定能鑒察中共中央宣言之至誠，並與中共中央開始商討抗建有關的一切問題。

今後抗建問題豐富異常，我們共產黨人應當大家虛心研究以備適用於中國。我們應當做鞏固三民主義戰線的有原則性而且靈活機動的工作者，然後才不致於損害黨的主張和政策，才完成得了驅逐日寇建立新中國的任務。戰後世界在歡笑着，拿出我們全力來同前進吧。我們一定要勝利，堅決無情地打垮法西斯主義。勝後的世界正需笑顏相地歡迎我們。

美民意測驗 48% 贊成
立即建立第二戰綫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紐約訊：英美在歐洲建立第二條戰綫以援助蘇軍問題的討論，已成爲蓋立普民意測驗局每週調查研究的主題。討論的結果已於星期五在紐約宣佈。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民贊成立即在歐洲建立這條戰綫。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民贊成等待今後的發展。而其餘則尚未得到明確的決定。

遠東荷印軍 改編整訓中

【中央社重慶十七日電】倫敦十六日電：荷新聞處訊：荷蘭殖民部長穆克稱：太平洋上各地荷印軍隊，已經完全改編，現已自各國積極與敵作戰。澳洲之墨爾本即有荷海軍協助防禦，荷空軍及海軍並以澳洲爲根據地，對敵作戰。現有大批荷蘭航空人員在受訓之中，原擬運往爪哇未果之配備，現已經荷澳美軍分別利用，其中有俯衝轟炸機在內云。

兩個月來阿留申戰鬥詳情
——美海軍部九八號公報——

【中央社十九日電】據美新聞處訊：華盛頓十七日電：美海軍部今日下午發表第九十八號公報宣佈阿留申戰役詳細經過如此：六月初，日海軍兩次進攻我最西端之屬島中途島及阿留申群島。由其每次進攻之運輸艦觀之，莫非表示其意在攻佔各該地。在中途島之艦隻約八十艘，內航空母艦四艘，主力艦至少三艘，巡洋艦驅逐艦及運輸艦多艘。同時復派多數軍艦進攻阿留申群島，其中約計小型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二艘，水上飛機母艦二艘，運輸艦四至六艘，驅逐艦數艘。就其軍艦之多寡而言，足見其主要目的，乃在中途島。其進攻該島及被擊退之情形，已見第九十七號公報。茲將阿留申群島作戰之經過如次：六月三日清晨六時，日軍進攻荷蘭港與米爾斯炮台，與其進攻中途島之初期行動約在同時。荷蘭港南面日方之航空母艦，曾有飛機五批起飛，轟炸荷蘭港、米爾斯炮台之陸軍站附近一帶，歷時三十分鐘之久，當時美國驅逐艦三艘，軍隊運輸艦一艘，沿海巡防艦一艘，掃雷艦一艘及用爲建立人員營房之西北號營艦一艘均在港中。日軍之進攻並非出於意料之外，故所有對各兵艦上及沿岸炮台中之高射部隊事先均有戒備，在日軍投擲第一彈以前之五分鐘，渠等即已開炮。爲便於調度起見，所有巡艦均開出港外，繼續使用其高射炮。空襲期間無艦隻被炸中。敵機兩架則被擊落。僅荷蘭港與米爾斯炮台少數之營房及倉庫被炸着火，海軍巡邏機一架方載官方郵件準備起飛，亦被敵機槍掃射。六月四日，我陸軍轟炸機及海軍巡邏機發現敵機所有起飛之航空母艦，當起飛襲擊，投炸彈及魚雷數枚，結果不詳。該次空襲以後，敵機復數次偵察荷蘭港，被我擊落一架。六月四日下午五時，由敵航空母艦起飛之轟炸機十八架及戰鬥機十六架，曾襲荷蘭港與米爾斯炮台之軍事建築，同時荷蘭港西面約五十英里烏姆納克島上格倫炮台之陸軍站沿海建築亦遭敵戰鬥機七架以機槍掃射，敵機二架被我陸軍驅逐機擊落，其餘五架則分頭竄逃，荷蘭港與米爾斯炮台在敵方未襲以前，均已發放警報，故敵曾遭我兵艦及沿海炮台猛烈之高射炮火，惟營房與西北號則被炸起火，並燒毀倉庫一所，燃料船及油船數艘。我飛機庫亦被炸中，死傷海陸軍人員約計四十五名，平民死亡一名。自六月四日以後，日方即未再襲荷蘭港與米爾斯炮台及烏倫炮台，或美國在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群島之其他軍事建築，海軍巡邏機及陸軍潛水艇在海軍統一指揮之下曾迭次進擊敵西各島嶼（阿圖島及基斯加島均在其內）。六月五日，我陸軍飛機偵察敵方驅逐艦一艘，結果未詳。六月十一日，海軍巡邏機在給斯加港發現敵艦，是晚我巡邏機及陸軍轟炸機曾炸該港敵軍艦，結果未明。六月十二日阿圖島及給斯加島均現敵艦，我陸軍飛機當即轟擊港內艦隻，損失範圍不詳。自六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一週間，我機曾屢次偵察給斯加島，惟無重要結果變化。六月十八日給斯加港內之敵艦被陸軍飛機轟炸，結果在該港中心附近炸沉運輸艦一艘。自六月廿一日至七月四日之戰事，計有海軍潛艇以魚雷擊沉給斯加島外之驅逐艦三艘，結果二艘沉沒一艘重傷，另有驅逐艦二艘被美潛艇在阿圖島外擊沉。七月五日，我潛艇又在給斯加島外以魚雷命中日驅逐艦一艘，深信該艦或已沉沒。七月八日我軍飛機在給斯加島轟炸敵巡洋艦一艘，結果未悉。自七月十一日以後，一般無重要變化。敵軍損失如次：計驅逐艦五艘及運輸艦一艘已告沉沒，現該部與敵軍在作戰中。

布列安斯克一度激戰
波羅的海毀敵艦一艘
北極海空戰屢挫納粹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電】蘇聯指揮部不僅敵巨大的努力，以防衛沃羅湼茲本身以外，而亦努力將德軍逐出頓河以外。戰鬥在激烈進行中，德軍但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德軍對於沃羅湼茲的壓力已形減弱。德軍現在似乎在防衛中。他們迅速建立防禦工事——當他們希望以絕對大的數量侵入整個流域與該城本身的那個星期的開始時，戰術方面而有着顯著的改變。蘇軍飛機與大炮不休止地襲擊德國集中的軍隊，與頓河的渡口。德軍企圖以大的鉗形運動包圍沃羅湼茲，北部之鉗似乎在頓河的西岸已勝利的被擋住，而南部的運動，已獲部份的勝利，因德軍已在河東岸建立橋頭堡。沿河兩岸戰鬥仍繼續進行，進攻與反攻互相更迭。在沃羅湼茲郊外一週的戰鬥中，德軍已開始表示出疲倦狀態。紅軍又一次表示出他自己能夠在最後關頭包圍德軍。在西南綫，戰略意義的撤退，仍在頓河巨大的灣曲處內部進行，然而報界相信紅軍將反攻侵略者的時機亦將到來。在頓河上游地區，德坦克師團企圖採取適合於空曠地形的戰術。在平坦的草原上沒有天然的遮蔽，他們經過麥田以小隊向前移動。德軍的進攻是集中在頓河前綫上的。沿列寧格勒以南一千哩的前綫上經常爆發有意義的戰事，在布列安斯克前綫曾經一度爆發激烈的戰事，並且預計另一個戰鬥亦即將到來。德軍緊張地建設他們的防綫，建立鐵絲網，挖掘戰壕，佈設地雷，集中大量的坦克，步兵與騎兵。斯摩林斯克前綫以及其附近區域，雙方均在緊張的對峙着。某地區雙方戰綫之間有一百碼。加里寧前綫德軍多次的進攻皆被擊退。上週內德軍在此地的傷亡爲五六千人，並擊毀坦克一百輛。在某據點上，德跳傘部隊八十三人企圖着陸，但無一人逃生者，若干人在着陸前即被射死。此地區的後方，據悉德軍收割未成熟的糧食，並焚燒村莊——當他們準備撤退時，德統帥部一貫是這樣做的。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電】蘇方昨晚午夜公報稱：波羅的海有德方八千噸運輸艦一艘，被擊沉沒。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電】眞理報記者稱：德空軍襲擊巴倫支海護航隊飛機參加戰鬥者爲數達四百架，德方係以轟炸機並魚雷轟炸機及潛水艇向護航隊襲擊，蘇方則以水面艦隻及潛艇驅援，空戰以戰鬥機與敵機應戰，因之展開，戰鬥竟日，德方毫無所獲，反損失飛機卅架，其中半數被蘇海軍航空隊擊落，至此次戰鬥究係何日發生，則尚未悉。

德國進犯高加索入口
紅軍撤退中予敵重創
——英美評論——

【中央社渝十九日電】據美新聞處紐約十八日電：紐約時報今日社論分析蘇聯各戰場狀況，據云蘇聯現雖正在進攻，但其基本形勢依然嚴重：德軍刻正竭其坦克飛機汽油，急圖於夏末以前擊潰蘇軍，並將其由歐洲大陸所剝削之一切資源完全用於頓河草原。紅軍一面有計劃的撤退，一面復於激烈之戰鬥中予敵重創。

【路透社莫斯科十八日電】頓河下流德軍強大部隊企圖進攻襲擊坦克中心之斯大林格勒及羅斯多夫兩城，蘇方鐵木辛哥將軍仍在竭力抵抗中，該兩城乃通達高加索之要道。德軍之嚴重威脅，乃形成彼等進攻以來最嚴重之局勢，在德軍前往羅斯多夫途中橫有一重要之鉅大煤田，而即有被侵之可能。德軍首趨頓河沿岸之軍隊，殆將威脅頓河富饒之區，該地區爲煤鐵礦及工廠林立之區也。

【路透社蘇聯前綫隨軍記者十八日電】頓河戰爭已進入第三星期，德軍獲有相當進展，蘇軍進行掩護戰，極爲猛烈，意軍被殺死大量敵軍，惟前進之敵軍數量上比較優越，故蘇軍經調作有計劃之撤退，自塞巴斯托波爾陷落後之半月間，德軍續被佔領之區域約二百九十三萬方里，德軍並已切斷莫斯科與羅斯多夫間之鐵路綫，德軍現仍在推進中。去年德軍到達羅斯多夫以後，曾遇頓挫，德軍鑒於過去之經驗，似擬繞頓河盆地自北進攻斯大林格勒，以求切斷高加索全區。過去一星期內，德方調有準備，然實施計劃之時機尚未成熟。德軍爲保護其斯大林格勒及南部各地準備攫取油田之部隊，勢須佔領沃羅湼茲，但據各方報告，德軍並未能依照原定計劃於七月一日佔領該地。此可表示德軍業已開始遭遇困難，德軍雖遲緩未能攻下沃羅湼茲，但仍向南挺進，足見希特勒猖獗之一斑。目前戰局雖在情形仍未稍減，蘇軍此後或將遭遇德方更激烈之進攻，但在過去數日內，蘇方報紙之態度，均甚鎮定，蘇方在沃羅湼茲抵抗，卓著戰果，或亦爲使蘇方報紙鎮定之一原因。蘇方新聞界批評家稱：蘇聯必能遏止德方之進攻，且能逐退德軍。不論目前情勢若何，德軍實力較去年已削弱，而蘇軍實力較前強大，且已熟悉彼等目前之戰術。新聞報稱：蘇軍只須使德軍死傷，使其不能維持現狀，即能在南綫若干戰略，造成德軍侵蘇之失敗，一如去年在羅斯多夫及加里寧附近之情形。但吾人不能僅以消耗前進之德兵爲滿足，吾人必須迅速遏止德軍之進攻，並將其逐出蘇境。

里特爾頓演說
英已履行援蘇契約
運蘇坦克平均每週五十輛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生產部大臣里特爾頓本日下午在此間發表演說稱：自英國作戰以來，局勢之嚴重，無過於今日者，如吾人否認最近八十日間東前綫局勢之空前嚴重一事，則誠爲愚蠢之舉。里氏首先敍述德國企圖切斷高加索供應品與北部蘇軍間之聯絡，德潛艇攻擊由美國至英之供應路綫，以及隨時可令東半球爲之震動等危機。關於吾人「是否業已履行與蘇聯簽訂交付供應品之實際契約」一節，里特爾頓作肯定之答覆，彼提及邱吉爾於最近一次對下院演辭中，曾宣佈吾人在九月餘之期間內，已運送坦克二千輛以上赴蘇，吾人每週運輸坦克赴蘇之數，平均爲五十輛，在五月底以前，吾人運蘇飛機之數，已超過吾人所允諾在六月底以前運送之數的百分之十一。吾人不顧中東我軍之急需以及國內準備作戰部隊之所需，不斷以此等物品運赴蘇聯，故我認爲在裝備方面吾人已竭盡能力援助吾人之盟邦蘇聯。目前敵方之打擊，業已來臨，吾人惟有以歡欣之精神注視吾人之盟邦對於此一猛烈進攻之英勇抵抗。里氏表示深信希特勒在蘇聯之冒險，將如拿破侖使其自身遭遇悲慘之結局。目前德軍在蘇境陣亡之數，已在上次大戰時德軍於一切戰場陣亡總數之上，里氏對於現代蘇聯英勇精神，深表讚佩。里氏結論稱，吾人尚可見蘇軍由遏制德軍轉而爲發動反攻，此乃吾人所共有之希望。

日本——越南 新經濟協定成立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西貢訊：日越經濟新協定已於十八日下午簽字。新協定乃基於去年五月所締結之日越經濟協定，而兩方面所交易的物資品目、數量、價格與清算方式及關稅率等。交易細項，俱規定於協定中。越方自日本購買越南民衆生活必需品、工業用品及其他約二百品目，而越南則向日本輸出稻米、玉米等糧食資源及鐵礬土、磷灰酸等廿餘品目，交易總額達數萬萬元之巨。

盟國藝展 在倫敦舉行

【路透社倫敦十九日電】目前戰爭期間於困難中選出之同盟國之藝術品，將於盟軍福利教育司主持之下，於此間在多爾蘭大廈舉行展覽，陳列之藝術品將有英、比、中、捷、法、希、荷、挪、波、蘇及南斯拉夫等國之繪畫油畫雕刻及手工製品，並希望每一個國家有其特別之展覽部份，供給展覽品者尤爲歡迎。

土駐蘇大使任外長
德機兩架先後降土被扣
安哥拉公佈潛艇沉沒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安哥拉訊：新土耳其駐蘇大使阿西加辛現已接任外交部長，今已決定於八月間取道德黑蘭飛古比舍夫。阿西加辛本於上星期即赴古比舍夫，而所以延緩之原因，係與土新聞外交部長人選問題有關。

【路透社安哥拉十八日電】德國兩引擎的轟炸機一架降落至黑海上土耳其內海口達拉布松，四名駕駛員也被監禁。這是最近降落在達拉布松的第二架德機，一般人推測德國會進行偵察距達拉布松東北二百公里的蘇聯黑海石油港巴統。

【新華社延安廿日電】據海通社安哥拉十九日電：數日來盛傳的土耳其潛艇沉沒事，星期六日下午已爲土耳其公報正式證實。公報稱：「土耳其潛艇『阿提萊』號在達達尼爾附近作第一次潛水試驗時，仍未浮出，當在該處發生意外。責任未明，經會確定該潛艇已沉抵八十公尺之深度，雖立時採取急救辦法，然而潛艇或水手都未能救出。我們很悼惜地來宣佈全部船員的損失，並表示我們對犧牲家屬的深切同情。死亡名單共官員水手五十七人」。損失的潛艇是係於最近始由英國船塢交給土耳其的。

論我們的報紙

列寧

為使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為使我們能夠在反對黨八股中建立起新的文風，我們將陸續發表一些關於報紙和寫作的文章。這篇列寧的論文，寫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它不僅指出了無產階級報紙應有的性質，而且亦給作者們指出了：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應該寫什麼。自然，我們現在和一九一八年時的蘇俄有完全不同的情況，可是如果不把它當做教條，而當作行動的領導的話，它對於我們的報紙，新聞從業員們和作家們都會有很大的益處。——編者

對於舊題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大了。對新生活的建設，對於這個建設底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

而關於像資產階級的侍從——孟塞維克底可恥的叛變，像英日為了恢復資本底神聖權利而進行的侵犯（註），像美國千萬富翁咬緊牙根反對德國等等……這些簡單的、眾皆週知的，明瞭的，為羣眾所大抵知曉的現象，為什麼不說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寫成二百至四百行呢？講到這些事情是應當的，在這一方面的每一件新的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復議論，而只要寫上幾行，以『電訊方式』，即下舊的，眾已週知的，早有評價的政治底新的表露就行了。

在『幸福的舊的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的報紙，並不涉及『神聖之神聖者』——私人工廠、私人經濟中的內部情況。這種習慣是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的。我們是應該根本丟掉這種習慣的。但是我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我們的報紙式樣，還沒有變成這樣，如像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裏邊應有的變化那樣。

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它歸結成了兩個營壘：實行起義的無產階級與極區少數奴隸主、資本家（從他們的獵犬起到孟塞維克等為止）底鬥爭。再重複說一句，關於這種政治，可以而且應當講的很短很短。

多談些經濟。所謂經濟，不是指『一般』推論、學者考察、知識份子計劃及其他垃圾而言，——可惜，此種經濟十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們所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縝密檢查，及研究新生活底真正建設底各種事實而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底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地方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種進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言、誇張，知識份子的諾言（『調整』，『籌就計劃』，『運用力量』，『現在我們可以保證』，『改善是不用懷疑的』，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喜歡的其他等等大言不慚的『計劃』）呢？這些進步是怎樣達到的？如何可使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

自工廠收歸國有之後，落後的工廠會成了分崩離析、藏污納垢、流氓行為、懶惰成性底模範，此種落後工廠應上『黑牌』，但是這種『黑牌』是在哪兒呢？它還是沒有的。但是這樣的工廠卻是有的。如果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的保存者』作戰，那麼我們就不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沉默，容忍這樣的工廠一天，那麼我們便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收拾破布爛紙者。我們還不會像資產階級所作的那樣，在報紙上來進行階級鬥爭。請回想一下吧，資產階級曾經如何巧妙地在報紙上獵捕他們的階級敵人，如何譏笑他們，如何侮辱他們，如何虐待他們？而我們呢？難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底階級鬥爭，不在於保護工人階級底利益，以防備那些頑強地保持資本主義傳統（習慣）而繼續以舊觀點來看待蘇維埃國家——給『它』少做些工作並做的壞些，而從『它』多拿些錢——的極區少數工人嗎？就是在蘇維埃印刷所底排字工人中間，在索莫夫斯基與普梯洛夫斯基工廠底工人中間難道這樣的糊塗蟲是很少嗎？我們獵獲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眾的又有多少？

報紙關於這些，則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樣文章，而不是革命的報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報，無產階級應以自己的事業去證明，資本家及保存資本主義習慣的懶漢底反抗，將被鐵掌粉碎的。

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查辦過懦怯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責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獵獲』過？我們對於具體的作惡者還沒有進行過切實的，無情的真正革命的戰爭。我們還很少用生活各方面底生動的、具體的榜樣和模範去教育羣眾——而這正是報紙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底主要任務。我們還很少對工廠、鄉村、軍隊生活內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建設新的，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揚，多多的加以社會的批評，聲討一無用處的份子，號召學習好的榜樣。

少登載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份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多多注意工農羣眾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檢查這種新東西有多少是共產主義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

註：這是指美國和日本參加俄國內戰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言。——俄文版編者

來了的旅程（續完）

奚如

三

還正是這市鎮上一天中最繁華的時光。過往的汽車都傍街停滿了，街道上水似的流動着各式各色的旅客，茶館裏的人聲鼎沸着，油烟氣飛騰着，不時傳來一串串有節奏的瓢子敲炒鍋的聲響——「噠噠……」並夾雜以一陣陣像突起而飛的呼喊：

「椅——魚香肉片哪！……」

「啊——回鍋肉……多展紅油嘞！……」

馬路兩旁擺滿了小販底攤子，雜然成捆的橘、柑、甘蔗之類陳列着。

每一家茶館裏都坐滿了人，有的還懶懶地攤在粗夏布的躺椅上，蹺起二郎腿，一面在嗑着葵瓜子，一面在哼哼唧唧地擺龍門陣。四川人據說是頭等的健談家，而這林立的茶館，就成了他們底語言交易所。稍遠一家百貨公司，已經扭開了收音機，在咿咿呀呀地播奏着京戲，聲音是那樣的妖冶而刺耳——

蘇三……離了……洪洞縣……

不覺來到……大街前……

一切顯得和平而清閒。然而，誰會記憶起在幾天前，一個漆黑的深夜裏，這市鎮底荒郊外，有十幾個軍事學校底青年學生，為了演出「李秀成之死」，悄悄地被他們底長官用機關槍掃射而死的事麼？！……

夕陽以血似的眼睛，斜睨着這戰後畸形的市鎮，所有凌空飄蕩的市招，都被映成紅光一片了。

我站在旅館門口的台階上，對這城底暮色，作了瞬間的眺望。當我底眼睛落在斜對面一家茶館裏的時候，我發現有幾個穿着極標緻的黃呢軍服的人物，在一張桌子四周圍坐着，其中似乎有一個人的向我飛來了很奇怪的一瞥，我立即把頭一低，跨下台階，混入到人叢裏去。

兩旁停着的卡車，佔去了街道一半的面積，人行道就顯得格外的窄狹。我雜在擁擠的行人中踽踽地走着，想要找一處比較容步的茶館去吃晚飯。

忽然，聽到我底後面，有托托托的長統馬靴底聲音，一步一步跟隨着，距離大約在十步以內。剛才那一瞥，對我飛來的很奇怪的一瞥，已經警惕了我，心裏因此更加感到了惶惑。我開始跨大了腳步走去，想急急地擺脫它，也試想判斷它是否一種釘梢的行為。可是，那托托托的聲音，也急急地追隨着我，依然不遠也不近。

預感底陰影，從我底面前浮起，我底脈搏加速地跳動着。十年前被捕時的景象，又歷歷如在目前。

「啊，要來的事終於來了！……」媽的，那「狗腿子」已經出賣了我！……」

這一剎那間感觸，就等於一個遇難船的水手，當他從許多伙伴底沉淪中，幸而抓住了一個救生圈，在與狂風巨浪相搏鬥底時候，精力已經消耗殆盡，但已經看見了一線綠色的海岸。生之歡喜充溢着他，他鼓起最後一口氣，掙扎着，奮鬥着，他就要游近那綠色的海岸了，可是，一個巨浪朝他打來，他又被捲入到沉淪的浩瀚裏去了！……

長統馬靴底聲音更加逼近了，並能清晰地聽到那皮靴子底支扎支扎的微響。而且，從那跟蹤者身上散發出來的，一陣巴黎香水底氣息，也像薄霧似籠罩了我。

這內地的市鎮不比上海，街道里巷，十分簡單而明瞭，看來是難於找到一個巧妙的脫逃的機會了！

我正待悠然止步，迴過身去，以應有的從容，去正面凝視着他，一任他底處置。可是，他已經先我一步，跳到我底身邊，用手扯一扯我底袖口，輕輕地問道：

「呃，你不是老奚嗎？」

「啊……完了！……」

這念頭，像一隻飛馳的火箭，射過我底心頭，我已經感到萬事皆休，無話可說了。一路上最耽心的，是怕碰到熟人，而竟在……

「怎麼搞的……你這樣狼狽呀，老兄！……」

對方似乎不需要我底回答，接着又這樣追問了一句。同時，用爛爛的眼睛，把我從頭到腳地端詳了一遍，似乎帶着一種很大的驚訝。

啊，我已經想起了：他是我一個多年前在廣東打槍桿子的同學，而且是同鄉。但我為了保留否認的權利，依然以一個陌生的，不敢高攀的小商人底拘謹，對他說：

「請原諒，軍官先生！從我底記憶裏，我們實在不曾有緣相識過，大約你先生認錯了人，我是……」

他繼續打斷了我的話：

「嗚啊……老奚！」用手把我底肩膀拍了一下。「老朋友嘛，何必跟我來這一手呢？真是！……記得嗎，幾年前，我們還是在互相殘殺的時候，我不是曾在漢口輪船碼頭上碰到過你一次嗎？朋友，想想看，那時我都沒有把你怎樣，何況現在？嚇，嚇，難道我把你出賣了，我底上司會因此跟我再昇一級嗎？」

他底胸脯挺伸了一下，他底俊美而良善的臉上，浮滿了一種自信與責備的微笑。可是的，大約他實在用不着出賣朋友，也過得很舒舒服服的。不是嗎，在他那標緻的黃呢軍服底領口上，分明着兩塊金光閃射的少將領章。確實的，他所提起的一件往事，都可提供今天友誼與信任的保障，因此，我再也不能不以坦然的心懷，對他交談了：

「啊啊，你是呂一粹呀！怎麼乍一見面認不出來了呢？嗐，我底記心和眼力真壞呀！」

「可是，」他以自詡的語氣說。「我底記心和眼力就比你強！嚇嚇，當你一出現在那旅館門口，我立即就認出來了，雖然你是這樣的狼狽而且神祕。我本想招呼你的，可是，我底同伴中有一兩個是政工人員，怕於你不很方便，所以我就悄悄地跟着你來了。嚇嚇，我底老朋友，要曉得，歲月雖能改變我們底容顏，但它不能改變我們底形骸啊！固然，你比以前老了，也瘦了，可是，你底眉目口鼻，總還是原樣的啊。不過，你看我底樣子呢？變了嗎？」

長統馬靴底拍刺格嗒一響，他後退了半步，用手扯一扯那標緻的黃呢軍服，兩肩搖聳了幾下，筆挺地立在那兒，讓我好好地端詳他。

「很好，很好！」我說。「依然跟過去一樣：翩翩美少年啊，老兄！」

「哪裏哪裏，也老了啊，也老了啊！」他底聲音故作慨嘆，他底臉上卻笑顏逐開了。

實在的，我底朋友呂一粹，形像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十幾年的光陰，好像只是一陣春風，輕柔地從他底面前拂去。他依然是眉目清秀，面貌俊美，就是嘴角上那顆黑痣，也依然顯到風雅而多情。不過，身體長高了些，發胖了些，而青年期底稚氣和浮躁，正在開始被中年期底老練和穩重所代替着。而另外，是那從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氣，不再是國產的花露水，而是巴黎底玫瑰精了。

總之，像他這樣的人，決不會像我似的容易老，也容易瘦的。人就等於一者是承澤雨露的蘭，一者是慣經風霜的白楊。我們這奇異的對照，引起了路人底注目。

他向四周環顧了一下，隨即用手掩着嘴巴，輕輕地跟我說：

「我們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長談一下吧！……你吃過晚飯沒有？……啊，那末，我們就上茶館裏去吧！」

四

夕陽已經沒到地平線下，黃昏用着霧靄底翅膀，輕輕地撫揉着龐然的大地，一切顯得有點迷糊而且朦朧了。天上的星斗張開了驚異的眼睛，人間的燈火也放出了守護的光輝。

其時，我跟我底朋友呂一粹，已經跨進一家輝燦的茶館，款款地登上鋪有地毯的樓梯，安然地坐在一間雅座裏了。

我底朋友依然很興奮，一雙好奇的眼睛爛爛地注視着我，說：

「這次，我們真要痛痛快快地談談，多末難得的機會呀！嚇嚇，老奚，請不要見怪，我說你真是個滑頭貨啊！前幾年，在武漢輪船碼頭上碰着的時候，你只那末匆匆地用三言兩語，把我投在迷迷頓頓的境地，而你卻一個箭步，跳上輪船，溜之大吉了！嚇嚇，這一次呀，我可不輕輕放過你了，非開誠佈公地跟我談談不可！何必鬼鬼祟祟，躲躲藏藏呢？老朋友，現在是合作的時代，那你該更可放心我底友誼了。」

「哈哈……這真是……從何處談起呢？」我回答道。「還是一部廿四史，由你出題目吧？」

「好吧，」我底朋友歪着頭笑着，說。「我就來當考試官，對你出題目了！嗯，你……」

這時，藍花門簾猛然一張，一個白衣侍者悄悄地走了進來，手裏捧着閃光的杯碟之類，將他底話頭打斷了。

這個白衣侍者已經是一個蒼老的人了，他底禿頂在電燈光下放着油然的亮光，臉上的皺紋卻拖延着縱橫的陰影。但他卻是一個老手，當他很神心地把食具擺好之後，立即對我底朋友那身標緻的裝束，鞠躬，並笑迷迷地注視着他說：

「請問長官！吃點啥子菜呢？喝點啥子酒呢？」

「呃，老奚，你點吧！」我底朋友以着好主人底風度，向我謙讓了。

白衣侍者像這才發現了我，也是笑迷迷地，但並不注視我底襤褸的棉袍，只是將那帶有嘲笑意味的視線，暫停在我底蓬亂的鬍鬚上。

「就叫幾塊錢的台菜拉倒吧！」我說。

「嗚啊——！」我底朋友和白衣侍者同時驚叫了一聲。

「嗯，還是我來！」我底朋友陰着眼睛想了一下，隨即伸出十根肥滿紅潤的指頭，應着自己的聲音，像打拍子似的點着頭：

「一盤白展雞，一盤藕絲拌海蜇，喝酒的涼菜，先拿來。再來一盤辣子雞丁，一盤冰糖肘子，一盤蝦仁燒心白，再後，是鮑魚湯，跟飯一道來。」

白衣侍者在旁邊於每一菜名的報道下，很好聽地隨和一聲：「就是嘛！」一直和到第六個「就是嘛！」之後，正準備掂着腳尖走出去了，但又像還有餘事未了，呆呆地把嘴巴蠕動着。

「怎麼？」我底朋友問道。

「嚇嚇……請問長官……喝啥子酒呢？」

「你們有什麼好酒？」

「嚇嚇……樣樣俱全。茅台哪，大麴哪，橘精哪，『下江』紹興哪……啊，還有『外國』白蘭地哪，嚇嚇……那就頭很大，只是價錢貴點，每瓶五十……」

「媽的，住嘴！真囉嗦！拿一瓶紹興酒來就是嘛！」

我底朋友忽然不耐煩了，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吆喝起來，竟將白衣侍者口邊的「元」字嚇回去了。

白衣侍者自甘認罪，又連忙折腰作禮，同時，悄悄地把腳跟向後拉移着，待挨近了藍花門簾，就趕快一個向後轉，溜出雅座外面去了。

我底朋友吸燃了一根烟捲，徐徐地噴出了幾口青烟之後，才又恢復到原有寧靜和談風。

「你怎麼弄得這樣狼狽呢？又在幹秘密工作了吧？」他底眼睛又好奇地張大了。

「哪里，哪里。」我搖了搖頭，說。

「為什麼呢？」

「我不過跑了一趟淪陷區，所以弄成這樣子。」

「得哪吧，得哪吧！你又在騙我了，老奚！」

似乎他底友誼的自尊心受到了損害，眼睛拂然不悅地移開去了，好像在抱怨着：

「哼，你們一切都政治化了的，連友情也在內！」

顯然的，他很希望我能告訴他一件十分神秘，還未讓給第三者知道的事情，他將以知心者自負的熱情，去嚴密地封合着它，作為以後平靜的生活中，一點驚心而自豪的回憶。可是，我很抱歉，決難滿足他這友情的願望，除非我平安到了重慶之後。

「老呂，我們還是來談談眼前的事情吧！」我打破了他底沉默。「比方，你對於這一次皖南事變，有什麼感想呢？」

「啊，那顯然是國家底不幸！」他坦然地回答道。「我總覺得：既然要內戰，就不該又合作；既然要合作，就不該又內戰。……難道當此國破家亡的日子，我們還可重蹈過去的覆轍嗎？……」

「你覺得這一次會弄到怎樣一種地步？要分家了嗎？……」我插入了一句。

「這呀！……」他沉吟了一下，說。「不致於吧！恐怕這一次有點像過去『三月廿事變』，想讓你們一下是有的，分家還不會。」

「你看這幾天的報紙上，不是公開咆哮嗎？」

「唔，老兄！咆哮常伴隨恐嚇，而陰謀才是伴隨行動的！嚇嚇，你真不像老師底弟子了，連這點也忘記了嗎？……啊，不過，……」他那俊秀的眉額間突然迷惘了，語氣也夾雜了一種懊惱的情調：「葉軍長過去不是一個很英明卓絕的人物嗎？為什麼這次竟弄得一敗塗地呢！」

「他們中了別人底調虎離山之計嘛！」我給了他們簡單的解釋。

「那他們為什麼這樣老實呢？……嗜嗜，一世英名，毀於一旦，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啊！」他悵然嘆息了。

白衣侍者送進酒肴，我們開始暢飲起來。

談鋒轉了方向，該他向我敘述他近年來的經歷了。

「……我當了七年團長，到抗戰以後，才被擢為旅長，參預了上海戰役。可是，去年改為建制，廢除了旅一級，我被調為師副，是閒差事，沒有實權的。本來，總該昇為副師長或師長的，可是，人事關係不強，落了空！……嗜嗜，總之，我是第一……現在，奉命到浮圖關去受訓，受什麼鬼訓呢？還不是那一套！……」他牢騷而且憤慨了。

然而，我覺得這是大可不必的，如果他以現在的少將之身，試一回憶十五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是一個炎熱的日子，「五卅」底風暴，向南國送來一隻從上海開出的海船，越過滔天的白浪，緩緩駛進了風平浪靜的虎門。在炎夏的陽光下，在熱風蒸騰的輪船甲板上，聚集着一羣裝束素樸的青年。當他們以眼睛注視着那高高寫在要塞底石壁上的大標語——「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就一齊歡呼起來了，但在他們中間，有一個面目俊秀的青年，忽然一把拉住一個同伴底手，引向僻靜的欄杆邊，以興奮的語氣說道：

「聽說黃埔一畢業，分發出去當見習官，就可關卅塊錢的餉哩！……」

「你……什麼意思？」那同伴不解似的問了一句。

「這豈不比住文學校強得多嗎？」而且，俊秀的青年又說了。「住他媽好幾年中學，畢業出來，撈得好吧，當個把小學教員，也還拿不到這多！而且，還要受盡軍閥官僚，資本家們底氣！何況，將來革命勝利了，天下都是老子們底哩！……」

而那同伴，也就是今天的我，想到這裏，不禁對着他默默微笑了。

「喂，老奚，請啊！這鮑魚湯做得很不錯呀！」他興高彩烈地嚷着。

他那俊秀的臉頰，已經被熱湯和酒性，蒸得鮮紅了。而他嘴角上的那顆黑痣，也顯得更加情美而且別緻了。

吃完了飯，時間已不早了。茶館樓下的絃歌聲，猜拳聲，笑語聲，也隨着夜色底深沉而下降，時鐘已噹噹噹地敲打了十下。

「老呂，走吧！」

「唔唔……」他站了起來，但不知怎樣，眼睛向我定定地凝視着，右手在口袋裏躊躇地摸索着，忽然，他果決地跳到我底面前，匆匆地以一手抓住我底胳膊，一手把一張值五十元的嶄新的紙幣朝我一塞，說：

「老朋友，千萬不要客氣，請你接受我一點幫助的微意！」聲音中帶着熱情與誠摯交流的顫抖。

「啊，不行，不行！我還有錢，而且明天就到重慶了。」我用勁把我底胳膊從他底手掙脫着。

他作急了，頓着腳，氣咻咻地說：

「如果你不受，就表明看不起我，從此我們底友情算完了？」

這真無以為解了。好吧，暫時收下，等到了重慶，派人給他送去，或者借花獻佛，請他上一次冠生園吧。

「好好，我收下。不過，你對於我，還有着另外一種更好而更大的幫助辦法啊！」我深情而暗示地注視他底眼睛，說。

「只要我力所能及，兄弟！」他慷慨地回答道。

於是，我們走下樓去，握手作別了。

五

帶着友情和醉意底興奮，我一回到旅館裏，也就彷彿覺得渾身的筋血都棒起來了，精神抖擻地走過那晶黃臉的「狗腿子」底面前，我竟至於一個箭步似地跑上樓梯，就等於一個精力多餘的野小子，無端挽起袖子，要去跟別人角力，或者是顯顯膀子。

「么四——！」我用一種挑戰的聲音呼喚着。

「呃……呃……呃！」他依然是那末半死不活的聲音，並且比白天裏更加平塌而拖長了。分明帶着一種有恃無恐，裝腔作勢的調門。

「開門——！打開水——！」我更加提高嗓子吆喝着，簡直想要去撕裂他那醜惡而且腐爛的靈魂了！

「就是嘛！……就是嘛！……」

他慢吞吞地站起身來，搓了搓手，打了個呵欠。然後，才拖起步子，肩膀一聳一聳地走着。皮鞋底聲音，不是篤篤篤，而是卡刺卡刺的了。

他給我把房門打開了，茶水也送上來了，正要像幽靈似的，轉返到那幽暗的牆角裏去的時候，我卻猛然叫住了他：

「等着，我還有事！」

「咦——！」他眨眼了一下，眼睛冷冷地楞動着。

「去替我買一斤蜜柑，買一聽大前門的烟捲來！給——錢！」

我把呂一粹送我的那張值五十元的嶄新的紙幣，朝桌上一擲。

「啊……就是嘛，就是嘛！」他驚異似的迅速向我瞟了一眼，並用手摸了摸他那管窄窄的鼻子。

「快點！」

我把他探走之後，禁不住吃吃地笑了。但當我發覺在出街吃飯期間，「狗腿子」已經暗中檢查了我底小布袋的時候，我更加要哈哈地大笑了。

卅分鐘後，當我用一斤蜜柑解消了醉意，正啣着一根烟捲，站在窗戶邊，眺望着天上的一彎新月——現在是陰曆二月初哩——，寄托我對於皖南血戰中的一切懷想的時候，猛然被樓下一聲呼喝驚破了——「查房間哪——！」

它像鴟鴞底啼叫：陰森，尖銳而震顫。激動了深夜的沉寂，刺破了甬道的幽靜。接着，是一陣蘊通蘊通底皮鞋聲，在樓板上響着，由遠而近，一直響到我底房門口，然後戛然終止，但房門呀地一聲被推開了。

是憲兵，三個；另外那個「狗腿子」，尾隨着。

領頭的是中士班長，長長的苗壯的個子，很黃的長方臉，暗褐色的眼珠，胸脯挺得很高，頸子像鵝樣的伸長着，很自命不凡似的。另外兩個是一等兵，其中一個，有着一副可笑的孩子似的臉相，平平板板，嘴巴撅得高高的；另外一個，使人總也找不到他底特徵，只是腿桿很長，大約是一個慣於跑路，跟人家探聽什麼陰私的伙伴。他們都一律佩着駁殼槍，子彈袋上還纏結得很巧妙的捕人繩。

「你從那哈兒來？……到那哈兒去？……」班長以半吊子官話，開始盤查我。

我一一回答了他。

「你底行李拿出來，讓我們檢查檢查！」班長把手一揮，命令道。

「我沒有帶行李。」我說。

「什麼？！……看登記簿，你是從湖南出來的，幾千里出門，難道行李也不帶嗎？」他想用一句話難倒我。

這時，那個站在他底後面的「狗腿子」，朝我飛來了陰險的一眼。

「帶是帶了的，而且很多哩！」我緩緩地回答他。「不過，還在後面。因為我原來乘的卡車拋錨了，留在貴陽那邊的一個地方在修理，我是改乘別的卡車先趕去重慶。那裏，有大批的銀耳，蟲草，黃芩……急於等我去點收和起運。」

「那末，有護照嗎？」

「也沒有。」

「怎麼沒有護照呢？沒有護照就不能放行，」班長好像咬中了要害，更加兇而吼了。

「我又不是軍人，怎麼會有護照呢？不過，身份證明書倒是有的。」

「拿出來檢驗！」

我從口袋搜出那張自己假造的身份證明書，但非常鄭重地交給了他。

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眼睛縫細了一會，隨即猛然一張，到了閃瞪的程度，像兩盞探照燈，此刻注射着我，連我臉上每一粒汗毛孔，都要放大起來察看一番似的。

「這不管用！」他決斷地說。

「請問：為什麼？」我還是沉靜而安詳地說。

「一張轉運公司底證明書，是不能生法定效力的！應該有政府或者法團底證明文件才成！」

「哼，」我極不以為然地辯解着，「不瞞你班長說，我們轉運商人，成年到頭在外面跑：下廣東，上廣西，出湖北，跑江西……總是用的敝公司底證明書，從來沒有碰到麻煩過。就說這一趟吧，我不也經過了許多大城小市，如果我有不法之處，難道還讓我跑到了這裏嗎？」

「我不管你這許多！那是別的檢查人員的吊兒郎當，不盡責任！喂，」他轉向兩旁分立的憲兵，吩咐一句：「檢查他底身上！」

我泰然解開我底褲舊底棉袍。

「舉起手來——！」他像喊口令似的吆喝道，並用指頭把我底胸膛一戳。

那兩個憲兵開始檢查我底衣服了，很仔細，連襪統都翻轉來隙索了一遍。可是，終於找不出他們所願望的東西——證據。

這之間，那個「狗腿子」暗向憲兵班長遞了個暗號似的眼色，又歪了歪嘴唇。於是，那班長就發出最後的判決：

「如果沒有人能證明你是好人，那末，只有把你帶到隊部裏去了！」

整個的場面緊張起來，那個具有可笑的孩子似的臉相的憲兵，悄悄地從彈袋上取下了捕人繩。而那個「狗腿子」，竟致眉飛色舞，連他那管窄窄的晶黃的鼻子，也在幸災樂禍的興奮中蠕動着。

「有嗎？」班長催促着。

「嗯……有的！……」我冷冷地回應道。

「誰？」

「住在仁昌旅館裏的呂師副，少將，他是我底一個同鄉，也可馬馬虎虎說是我的一個朋友吧！」

「唉！——」

輕輕的一聲驚嘆之後，接着是啞然沉默，而面面相覷。就像一齣喜劇演到頂點，忽然燈光滅了，大家掃興而且悵望似的。

到底班長有能耐，他鼓起勁兒打破了沉默，照樣嚷着：

「那末，帶我們去『證』！」聲音顯然是外強中乾，像一個空心爆竹。

「行，」我說。「啊，不過……慢點！讓我把衣服扣好，並且我還要帶帽子，披圍巾。嗐嗐，老總們，你們可不知道，前兩個月害過一場大病，身體弄得很虛，嗐嗐，這樣半夜三更裏跑出去，着了涼，可真不是鬧着玩！啊……阿嚏——阿嚏——！」

我以兩個「阿嚏」的噴嚏，代替了那已經在我喉管上的吼然的大笑。

「好，走吧！」我揚長地提起腳步，讓他們跟在後面走着。

大約我這怪誕的動作，引起了那個具有孩子似的臉相的憲兵底興趣了，他一路上用手巾把嘴巴捫得緊緊的，臉上的肌肉在猛烈地抽搐着，眼睛越來越憋得紅噴噴地了。可不，一個難忍的健康的笑，也在搔癢着他啊！

仁昌旅館很近，轉眼就到了，找着了我底朋友呂一粹的房門，我們以「不速之客」底步履，闖然地踏了進去。

我底朋友乍一見到這情景，彷彿感到一點困惑，但當我簡單明瞭地對他敘述了原由之後，他也就莞爾而笑了。同時，立即以着一個少將對於士兵所應有的莊重尊嚴的態度，和一種拖腔拖調的聲音，對那班長說：

「是呀，奚先生是我底老鄉呀！……呃……聽聽……他有什麼不法的事實嗎？……呃……」

「報告長官！」班長趕快碰地一聲，把腳跟靠攏，兩手垂直，低聲下氣地回答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過，從新四軍『叛變』以後，上司要求得很嚴格，我們不敢不執行命令，因此，竟麻煩了您老人家一次！……」

「呃呃……你們很盡職呀，很好呀！……聽聽……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是！是！」憲兵班長脫下帽子，向老呂行了一個室內敬禮，然後就向後轉，開步走了。

當我向我底朋友緊緊地握手致謝——這是使人們互相理解，尊敬，協作的一種崇高的友情啊！——，告辭出來的時候，互相親切地說了一聲：

「到重慶再見吧！……」

夜是如此的寧靜，一彎新月已經上昇到天中央了，空氣是這樣新鮮而且透明，充滿着清馨的氣味，大約這是從郊外菜花田裏散發出來的吧。

兩個月來的慘痛，憂患，流亡，瑣碎的生活，已經逝我而去，明天就要平安到達重慶了！雖是身心交瘁，憤念苦多，然而，生還也並非不值得歡喜啊！因之，我在回到旅館的路上，不禁高亢地吹起一曲戰歌（註三）的口哨了——

皖南門戶……

長江邊上……

僻靜的繁昌……

成了烽火連天的戰場！……

（註一）四川人喊茶房為「么四」。

（註二）「狗腿子」即暗探。大後方的旅館裏，分佈的很多，都是從茶房中挑選並加以訓練的。

（註三）新四軍底「六次佔領繁昌」的歌。

一九四二年七月假期中，在清涼山上。